

彩色的记忆

□克然木·依沙克(维吾尔族)



东天山北麓的一个小山村里，拥有我童年的所有记忆，那些记忆像彩色的珍珠一样，在回忆中时时发出闪亮的光芒。

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，这里是国营伊吾县前山牧场第四分场。上世纪60年代从内地迁来了一批汉族居民，和当地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居民居住在一起。这些来自甘肃、江苏、广西等地的汉族居民，大多是支边青年，也有逃荒过来的。记得他们被接进村里时，就像过年一样热闹，大人们忙碌着为客人们腾房子，送去锅、碗、瓢、盆等生活用品。我们这些从来未见过外乡人的娃娃们，好奇地围拢过去，问这问那。我们中间只有一个叫满发智的汉族小伙伴会讲一口流利的维语，通过他的翻译我们才知道他们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，根本听不懂我们的话。

自从迁来十几户汉族居民，我们小小的穷山村比以往热闹多了，人气也旺了。村里新修了好多房屋，以往只有稀稀拉拉几栋低矮破旧房屋的村子，似乎一下变成了小镇。早晨，钟声响起，大人们就开工了。吃过晚饭，大人们不顾一天的劳累，聚在某一家玩扑克、下象棋、拉家常。汉族邻居讲家乡的风土人情、所见所闻，他们走南闯北、见多识广，让我们的父辈们听得津津有味。在他们到来之前，我们村里人只会种土豆、萝卜，他们迁来之后，在小水磨沟的10亩水浇地开了菜园子，种植了适宜当地气候、土壤的好多种蔬菜，他们还把手地教我们种菜。不到两年工夫，村民就能吃上自己种的蔬菜了。我们这群淘气的娃娃，经常翻过低矮的园墙偷吃萝卜，看菜园的田老汉发现后就满院子追。其实被抓了，他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，也就是慢声细气地教训几句“以后不要这样，想吃进来直接要，我不会给你们”等等。我们都低着头，羞愧难当。他“教训”一番后，还给我们每个孩子好多菜，让我们带回家。

那时，村里家家户户都养有三五只山羊、一两头奶牛，家里自然少不了奶疙瘩、奶皮子等可口的奶制品，来家里玩的汉族小朋友起初都吃不下去，后来不给还要着吃呢。日子久了，汉族朋友也养起了牛、羊，学会了挤奶，也会做奶制品了。有的比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牧民家里做的还好吃呢。他们还学会了制作馕、烤馕饼。记忆中，他们打出的馕跟我们的一样香脆可口，令人垂涎。常听到女人们议论：“满凤霞的馕真好吃，陈和仁媳妇做的酸奶跟面肺一样凝固、可口。”更让人惊奇的是，老许、老满、老马、老陈家，大人、小孩都学会了地道的维吾尔语，你要碰到他们拉家常，看着他们地道的汉族长相，嘴里却说出一口流利的维语、哈萨克语。

语，还真感到有点不适应呢。

当然，这不必惊奇，在四分场这片肥沃却偏远、贫穷的土地上，深厚兄弟之情让各民族的感情早已融为一体了。就拿过年过节说吧，到了春节，我们也同样包饺子、煮羊肉，添置新衣服，实在没有条件的，会买一双新袜子穿。我们跟汉族小朋友一起高高兴兴地放鞭炮、做灯笼，汉族人家请来民族邻居、朋友到家里吃肉喝酒。当时流行这样一句戏言：“汉族过节喝醉维族。”

每逢古尔邦节、肉孜节，汉族人家也做馓子、炸油饼，家里充满欢声笑语。特别是娃娃们一大早就成帮结队地到民族朋友家拜年，吃手抓肉，吃馓子……我们也专门给汉族朋友备好新鲜羊肉，请他们来做客。

对我们来说，有新来的汉族小朋友做伴是最快乐的事了。我们开始用手势相互交流，很快他们学会了简单的维语，而我们也会讲一些汉族的日常用语了。平时家里有奶疙瘩、奶皮子之类好吃的东西，我们会背着大人，拿出来给汉族小朋友吃，他们有了糖果和内地特产也会分给我们吃。小朋友们偶尔发生争执，家长肯定先把我们教训一顿，告诉我们，他们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这里没有亲人，我们就是他们的兄弟姐妹，是他们的亲人，不能欺负他们。还警告说，如果再有类似的事，“打断我们的腿”。有了“教训”，我们自然再也不敢闹别扭了。

春夏季的月夜，是玩扔羊腿骨游戏的好时节。满发智在村中心大声用维、哈语召唤：“白石头、蓝石头，河里边的青石头，牛棚里有牛吗？噢、噢！房子里头有娃娃吗？噢、噢！不要睡在炕头，快快出来扔骨头。”小小的村子里，各家的娃娃们都听到了，饭还没吃完就扔下饭碗，直奔村中央，好像接到指挥官命令的士兵。不一会儿娃娃们都集中起来编组了。我常常和许晋林、满发智、哈德尔、吴孝焦、马喜平(回族)、玉米甫别克(哈萨克族)编为一组，分好组后，由裁判将羊小腿骨扔出去，等羊骨落地后，发出“跑”的口令，娃娃们就像脱缰的马儿，直奔羊骨落地处，开始低下头寻找骨头。谁要找到了，就悄悄地捡起来藏着，慢慢离开人群，走远一点就拔腿往回跑。大伙发现有人已拾到骨头，就拼命追。就这样一直玩到熄灯，等听到大人们的声声呼唤时，才拖着疲惫的腿回家。每个人都像驴打滚似的，浑身沾满了尘土、牛粪，这副模样，轻的招来一顿臭骂，重则招来一顿打了。

秋收季节，村里的娃娃们三个一帮，五个一群，骑着自家的毛驴到地里帮大人们拾麦穗，夜晚

在麦垛里玩捉迷藏，那时的我们整天无忧无虑。

到了冬天，我们便到村北面的山沟里打柴，北山沟的山坡上长满了爬松、千层皮、红皮荆条。几个小伙伴中，吴孝焦、满发智力气最大，而且很会打柴，往往不一会儿就能打好柴火。我最笨，所以他们总是边数落边帮我打柴，打捆。有一次，给我打得太多了，我背了一会儿就走不动了，他们不得不回头重新给我打捆，再扶我一起，一起走。

一到冬季，我们的主要活动范围就转移到北山沟，因为北山沟里有很多野兔、山鸡、呱啦鸡。冬天山里植被的草籽被大雪覆盖，动物们必须下山觅食。下套子抓野兔，呱啦鸡烧着吃是我们最爱。初冬的第一场雪十分松软，野兔跑了几下就跑不动了，轻而易举就会被逮住。所以每次初雪，娃娃们就怀揣几块馍，不约而同地进入村西北的“大石磨沟”山谷里追兔子。因为那里的沟口有一处人工小涝坝，下游是分场生产队的麦地，两边小山坡长有茂密的植被，是野兔觅食的好去处。当然，我们的“出征”十有八九都是满怀希望而去，两手空空而归。

说起追兔，我总会想到那年遇到过一次险情。

那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，一大早满发智几个就来叫大伙去追兔子，我们不顾大人的阻拦，“整装”向大石磨沟进发。初雪的地上确实有很多兔子脚印，我们跟踪兔子脚印寻找兔窝，希望能抓到几窝兔子。大家排成横队，手持木棍，沿山坡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。突然，从我们眼前的千层草垛里窜出一只野兔往坡上奔去，大家便大呼小叫紧追不舍，跑在我们前面的是被大伙称为“飞毛腿”的满发智和我的堂弟扎克尔。他们眼看就要追上猎物了，可是那只狡猾的家伙，猛一转身钻进了山坡西侧的石堆里，然后又跳出来翻过山坡，消失在视野里。正在这时，突然听到有人喊“快来人啊，扎克尔掉下山崖了！”刚刚停下脚步的我们急忙跑到山顶，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，愣在那里不知所措。满发智这时大声喊道：“还愣在那里面干啥，快来拉我的手！”我们这才回过神来，赶紧上去一个拉他的手，一个拽他的衣角。原来，扎克尔看到兔子翻过山坡，不顾前面是否有危险，直追上去，不料脚下一滑，直往坡西面的山崖滑去！说是迟那时快，就在扎克尔将要落下山崖的刹那，满发智不顾危险，一步跨上去，抓住了扎克尔的衣角，两脚顶住岩石拽住了扎克尔。大家把吓得面无血色的扎克尔拉上来后，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倒在雪地里。有了这次险情，我们再也不敢上山追兔子了。

到了上世纪70年代，村里的大部分汉族已经根据县里的统一安排，迁移到兵团淖毛湖农场开垦土地，村里只剩下了老陈、老许两家。那一年，看菜园子的孤寡老人田老汉去世了。村民们和老陈、老许两家人把老人埋葬在了村东部的一个高坡上。老人家永远留在了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这块土地上，目睹着自己第二故乡的变化，目睹着各族群众和睦相处。

如果田老汉在天有灵，我想告诉他老人家：您生前的那些低矮狭小的土屋，已被一排排整齐、明亮的抗震安居房取代了。国家电网已通到家门口，家家户户用上了家用电器，村里修通了柏油路，交通四通八达。过去去场部骑马、骑驴、坐皮轱辘车几乎要走一天，现在几十分钟就能到。您知道吗？那个年代，村里偶尔来了骑自行车的人，村里的娃娃们好奇得不得了，跟在车后面追着看。现在好几家都买了小轿车呢。手机、固定电话已普及全村。记得村里第一次装木箱喇叭，村里人围在分场办公室大门前，眼巴巴望着喇叭直到太阳落山，才等到喇叭发出声音。现在电视机已成家家户户不可缺少的家用电器。噢，对了，常常偷吃您萝卜的那一帮“淘气鬼”中，许晋林当上了人民法官，满发智兄弟几个，有的当了人民教师，有的做了机关干部，那个叫“干劲”的巴郎子在武警边防部队当上了团长干部，我在县委当翻译，后来调任哈密市委办公室……

1. 在这里，在此时，我仰望着蓝天白云。蓝天还是千百年前的蓝天，白云却无所谓何时的白云。蓝天白云倒映在卜奎公园清澈的湖水中，天空依然湛蓝，云朵依然洁白，如果天空是一幅画，那么云朵是画中的故事。

倒映在湖水中的还有一幢幢高耸入云的楼宇，这片楼宇被称为鑫海家园，它簇新、靓丽。这片楼宇彰显着一个全新的时代，替换了一段往事，也掩盖了一个名字，一个沧桑、老旧的名字——西站。

西站，是齐齐哈尔历史画卷的景深处浓重的一笔，而我的生命历程中，也有一个时段曾经在这里行走。

西站，那些消失在岁月深处的茅草屋，那些饱受风雨侵蚀的青砖房；那些戴着礼拜帽的弯腰驼背的老爷爷，那些嘴边时时挂着“为主的”老奶奶；那古色古香、肃穆清幽的清真寺，那清晨和黄昏袅袅升腾的炊烟啊……我的西站，我生命的背景，我记忆之树的根系。

西站，这样一个名字能有多深的渊源？它来自土地和历史的哪个交汇点？

清康熙十五年，也就是1676年，踌躇满志的皇上接到消息：沙皇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。皇帝决定派遣兵民戍守东北边疆，在戍边的队伍中，有40多户回民，他们从山东、河北出发，走过春夏秋冬，走过万水千山，终于走到了朝廷为他们指定的落脚点，这就是黑龙江卜奎驿站。

在那个遥远的年代，因为信仰分歧，迁徙，成为了他们的宿命。但是北方的这片黑土地是宽厚的，她无条件地接纳了这些远道而来的人们。在卜奎驿站周围，回族民众盖起草房，安身立命。

1691年，黑龙江将军决定在嫩江流域建城屯军，地址就选在了卜奎驿站旁，从这一年开始兴建齐齐哈尔城。当时所建的城池，分为内外两城，外城是土墙，内城是木墙。外城有五个城门，分别是东启门、南薰门、西阙门、北朝门，在土城西南角还有一个小西门，这个门是为了方便与城外驿站的沟通而开设的。

于是，回民聚居的地方就有了西站这个名字：西，是指城西；站，是指驿站附近。有回民怎能没有清真寺呢？有清真寺的地方就像一块磁石，吸引了后来戍边的回民陆续定居在此。

穆斯林的血液里流淌着祖先传下来的勤劳和智慧，他们养牛养羊，他们开小店开饭馆，西站热闹起来了，终日弥漫着油炸食品的香味，弥漫着淡淡的羊膻味。从来就说“回回两把刀，一把卖羊肉，一把卖切糕”，不仅在西站，头戴礼拜帽的回族民众还把牛羊肉卖到了城东城南，回族人响亮清脆的叫卖声从此传遍了老卜奎城的大街小巷。

后来从关里迁来了很多汉族人，后来的后来汉族人的房屋包围了西站。信仰不同的两个民族的人们毗邻而居，不同的生活习惯，使得我们在他们眼里有些神秘。

嘉庆十一年（1806年），他们在清真寺北面建起了关帝庙，他们也把它叫做马神庙，庙内供奉文帝、关帝和马神，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弟能够进士登科。道光十年（1890年），他们又在关帝庙东面建起了斗母宫，传说朝拜斗母能救苦除难，免灾祛病。关帝庙、斗母宫平日香火鼎盛，每逢庙会更是香客齐聚，商贩云集。虽然不是伊斯兰教的大日子，回民小贩也要来凑一凑热闹，回民卖着牛羊杂碎、油炸馓子，汉民卖着锅碗、布匹和从嫩江里刚刚打上来的活鱼……在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中，时光悄悄流逝。

在卜奎这样一座繁华的城市，不会没有专门的交易市场，人们就把这样的市场称做“驴马市”。那时的买方和卖方是不直接见面的，要有经纪人，回族人虽然很穷，有的连做一点小买卖的本钱都没有，但是他们却有活泛的头脑，很多人就做了这样的经纪人。他们的交易方式叫“掏麻雀”或“袖里吞金”，搭一块羊皮在肩上，或者袖口对着袖口，每个手指或者手指的组合都代表一个数字，捏住对方的手，就知道了他出的价钱，就这样一来一往地讨价还价，最后成交与否用眼神来确定，在交易过程中不说一句话。两个人说了算，贵贱都是情愿的，没有不正当竞争和哄抬物价。于是，回民人不用本钱，只用灵活的头脑就赚到了他们用以养家糊口的钱。

1937年，妈妈出生在西站。虽然她很小的时候就父母双亡，但是有远见的叔叔供她读书，一直读完医学院，成为了一名医生。于是，她离开了西站。后来的后来，我小小的身影出现在了西站，我虽然不是出生在这里，但是我的童年和这里密不可分，我时常跟着妈妈回到西站，回到她的也是我的亲人们中间。

妈妈说，姥姥家的后面有一个高大的石头牌坊，她小时候就在牌坊下面玩耍。我也恍惚记得那个牌坊，我五六岁的时候它好像还在，但是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被拆除的。牌坊下面的路，是我小时候常常走过的一条路，牵着大人的手，向寺走去，走到寺的大门前，我停下脚，看一眼门上那块牌匾，心里就升起一丝惧怕。在一个小女孩的眼里，老旧的清真寺过于肃穆了。礼拜的那些仪式，特别是有人“无常”了的时候的仪式，我一点也不懂，只是埋着头，跟在大人们身后，跪下去，当诵经声响起，我的眼睛就潮湿了。

生活变了，变得有些陌生，而回忆西站更恍若隔世。那些青砖房呢？那些“老乡佬”呢？是不是不曾存在？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呢？当过去的一切不再真实？我总是惧怕于时间的力量，是不是我们的现在对于将来的人们来说，也会十分不真实，想到这些，我就有些伤感。

曾经的西站，曾经生活在西站的一辈辈的人们，他们的生和“无常”是真实的，他们的欢乐和悲伤是真实的。西站没有消失，她存在于卜奎公园的清风中，存在于鑫海家园的美丽中，因为今天的一切都是从昨天走出来的。比如我，就是从先人的生命中走出来的。

2. 行走，从天边走到天边，因为真主领路，我们才可以无尽地行走。走过风雪又走进风雪，走过雪原又走进雪原。大雪，飘落在我们生命深处，染白了我们的骨骼和血液。

寒冷，是无比沉重的巨石，挤压得我们只剩下了精神。

从甘肃到山东、河北，再到黑龙江，我们被命运驱赶。但是我们不说苦难，心中想着真主，这苦旅就当成是真主的召唤。今天的我，想象祖先的那次跋涉，追寻那次苦旅的因由。

冰雪覆盖的奇里江边，达斡尔人正在凿冰捕鱼，远处有一队人向他们走来。是什么人穿过茫茫雪原而来呀？好客的达斡尔人迎上前去，是从来没有见过的黄头发、蓝眼睛的人，达斡尔人笑着喊着“安达”走过去，对方手中的武器喷出了火焰，达斡尔人的鲜血顿时染红了洁白的雪野……这是公元1643年。达斡尔人把这些入侵者叫做“吃人的罗刹”，他们就是俄国沙皇的鹰犬，自此，沙俄对中国外兴安岭和黑龙江流域的入侵开始了。

这就是山东、河北40户穆斯林远迁黑龙江的因由——戍边。

就在这里停步吧。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卜奎驿站。卜奎，一个达斡尔族勇士的名字。那么，这里是异教人的故乡啊。不，真主说，你在哪里跪下，你在哪里诵经，哪里就是你的故乡，因为，有时家也会漂泊，只有心是永恒的，那么，还问什么故乡和他乡。

原来大地上的任何角落都有春天。卜奎的春天在冰天雪地中挣扎出几点绿意，淡得像泡了茶，难以捕捉一丝芳香，穆斯林渴望春天的芳香，像渴望真主的教诲，即使是在陌生的土地，生命也要萌芽，而真主的教诲就是甘霖，那么我们将如何承接？

建寺了。虽然只是几缕茅草，虽然只是几块土坯，但是我们有了安放心灵的地方，我们有了仰望真主的地方。我们不在意吃糠咽菜，也不会因棚漏窗破而愁苦，因为我们有寺了，聆听着亲切的古兰经，我们就拥有了最大的幸福。

卜奎的穆斯林的子孙，要像牢记圣训一样牢记这一年——1684年，也就是康熙二十三年，我们建寺了。“先有清真寺，后有卜奎城”。这是穆斯林的骄傲。

一座城，有时喧嚣有时沉默，像一方巨大的棋盘，像一个真实的梦。它被摆放在嫩江边，看江水流淌，流淌的江水是有形的时间，在历史的一声长叹还没有完结时，便流过了300多年。1852年，又有12户穆斯林从甘肃被放逐到齐齐哈尔。他们是苦难的“哲合忍耶”教徒，因为礼拜仪式与先来的“格迪木”教徒不同，于是，他们在原来的清真寺西侧另建了寺，这样就分出了东寺与西寺。300多年间，虔诚的穆斯林们吃尽了苦，拿出钱修缮、扩建清真寺。一次次修缮，一辈辈扩建，如同虔诚展示在太阳下。

卜奎清真寺不是伊斯兰风格的建筑，只是在中国古典建筑的基础上融入了伊斯兰教元素。大殿坐西朝东，大殿前宽阔的卷棚式庑廊，飞檐翘起，彩椽相街，正门上悬挂的匾额为阿拉伯文赞主词。

砖雕是清真寺建筑群中最醒目的、最富特色的部分。东寺有一个塔形的建筑，它叫窑殿，为方形三层三重檐，中间一层通体砖雕，图案丰富，雕工精美，砖雕上还刻有阿拉伯文的圣主名字和圣形。卜奎清真寺不仅是穆斯林民众的心灵殿堂，也是黑龙江省保存最为完好、规模最大、历史最久的伊斯兰宗教建筑。

在齐齐哈尔穆斯林300多年的历史中，我读出了真主的爱，也读出了穆斯林的信念。爱是能够燃烧的，用来冶炼信念，清真寺就这样铸造出来了。

此时，我跪在大殿上，听阿訇诵读经文。这诵读声就像清清的泉水，洗涤着我的心，我的心不再有阴暗和污垢，它像宝石一样透明而闪亮。

新房与老人

□孟学祥(毛南族)



贴上去的对联，仍鲜艳夺目。老人的身旁坐着一只不算太大的狗，狗的头就侧卧在老人的一只脚上。也许是狗的叫声惊动了老人，老人才慢慢睁开眼睛，坐直身子。待看清楚是熟识的人走近后，老人伸出一只手放到狗的头上，狗立刻安静下来。

老人起身把我让进家，家中的摆设还是进新房时的老样子，一点没有变，那些家具、电器依然能够窥见昨日的喜气。

从老人的谈话里，知道新房的主人——老人的两个儿子在进完新房，过完春节后又拖家带口出去打工了。他们这次走得彻底，把孩子也带到打工的地方上学去了，只给老人留下一个高大气派的新家，屋内那些一应俱全的家具和电器摆设。老人就这样独自一人守着一个没有人气的家，守着一栋气派的房子和屋内那些豪华的摆设。大部分时间里，老人就搬一把椅子坐在大门边，希望看到熟人，借机唠两句，打发寂寞的日子。从这条路上经过的人很少，老人说有时好几天都碰不到一个熟人。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，老人们都在家看家，很少有机会出来串门。

新房依旧气派，依旧高大，只不过老人的脸上已经看不出进新房那天的灿烂。元宵节后的雨丝飘扬地洒着，淋湿了新房门前的路，也淋湿了我的心。与我分手时，老人关上了新房门，带着狗向风雨中走去。老人与寨中一些像他一样留守在家的老人，隔三差五都要在一起聚会喝酒解闷，打发寂寞的心境。

卜奎画卷的景深

王俏梅(回族)